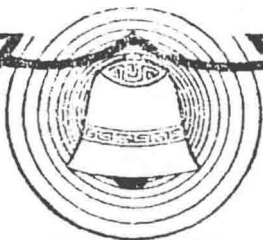


狄 四 娘

原 著 者 纂
改 譯 者 張
道 藩 俄



狄
四
娘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增訂初版

狄 四 娘

(ANGELLO)

(978)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雜費)

原 著 者 Victor M. Hugo

改 譯 者 張 道 藩

發 行 人 吳 秉 常

印 刷 所 正 中 書 局

發 行 所 正 中 書 局

改譯後序

原劇本及題名

狄四娘一劇，係由十九世紀法國浪漫派大文豪囂俄（Victor Hugo, 1820-1885）原著 Angelo（譯作「項目樂」或「安日樂」，一八三五年初版），改譯而成。Angelo 是劇中男主角之名，故囂俄取之以名劇。狄四娘是劇中女主角 La Tiele 之譯名，故此次改譯即取之爲題名。

最初之譯本

此劇最初之中國文譯本大概就是東亞病夫曾孟樸先生二十餘年前（約在一九〇六或一九〇七年之間）所譯之一本。當時譯名爲「銀瓶怨」。在上海時報逐日發表。復於民國十九年由上海真美善書店發行單行本時即改用「項目樂」之譯名。大概初版一千冊以後，即未再版，故此書現在各書局已不易購得。此次改譯本即以此譯爲根據。

曾譯本與一八七八年出版之法文原本不同之點。

曾譯本共有五日（即五幕之意），而一八七八年巴黎 Libraire Hachette et Cie 書局所出版之 Angelo，祇有第一日，第二日及第三日上部和下部。以譯本與之對照，則譯本多出第三日（譯本之第四第五兩日，即一八七八年原本之第三日上部和下部）。因發現此不同之點，特函問孟樸先生之哲嗣曾虛白先生可否知孟樸先生當年所根據翻譯者爲何種版本。後得覆信云，並不知之。可惜孟樸先生現已去世，無法求教，而手中一時又無多種版本以資考證。故對於此點，尙待詳細考訂。惟鄙意以爲，孟樸先生當時所根據者若爲法文原本，則此原本必爲一八七八年以前之版本無疑。至一八七八年出版之法文原本究係何人將第三日刪除，頗值得注意。考其年代當時囂俄固尙健在。當爲其自己所刪除。否則無論任何書局主人或編輯，對此名著當不敢擅行刪改。除此點以外，若將曾譯本與原文對讀，發現譯者對於原文刪改之處甚多。有若干對話全被刪去。有若干長段之對話已被收短。據曾虛白先生云，孟樸先生當年譯書，因欲使中國讀者易於了解起見，故常不拘拘於原文。此種辦法固有好處，但亦有缺點。如此劇本中之若干優美可愛之文字，已在此辦法之下大受犧牲，未免可惜。

改譯之動機及目的

狄四娘一劇，在中國甚少出演。在南京恐祇有去年金陵大學學生劇社演出過一次。演

出成績雖祇平平，而劇情之足以動人，已可概見。所可惜者，因譯文對話不甚通俗，且以經濟關係，對於服裝布景等均不能按照義大利當時（十五世紀）情景設備，故不能使觀衆得深切之了解。惟在現在之話劇界，經濟大都缺乏，莫謂不能照著者設計從事設備，即能，若由一般不慣西人（尤其古代人）生活，不懂西人風俗之演員演出，亦卻不易使人滿意。故不如改譯成一中國故事，不惟便於演出，而且使觀衆易於了解。

改譯本與曾譯本不同之點

改譯本除劇中情節改爲一中國故事而外，並照一八七八年法文原本，將譯本中之第三日刪除，故全劇只有四幕。譯本第三日刪除後，於劇情並無妨礙，因第三日之重要情節均已在第四第五日（即改譯本第三第四幕）中介紹出來。倘一八七八年版本係囂俄親自改訂，則如此刪除，正與著者原意相合。至於對話方面，因曾譯本或本文，或過於生硬，故改寫之處甚多。又因劇情改動，間有將原文稍事刪改者，如第三日起首之小部分對話。此外譯本中之對話與原文意義有不合者，亦已根據法文原本改正。

曾孟樸先生爲翻譯此劇介紹於國人之第一人，其功甚偉。其譯本自有不可磨滅之價值。現得此譯本作改譯之根據，不特省卻倍大功夫，且使改譯本能迅速完全，以應國立戲劇學校之需。鄙人應對曾先生誠摯的表示敬意，並對允許以譯本作改譯根據之曾先生哲嗣

虛白先生亦誠懇的表示感謝。

附 註：

(1) 寫俄原名 Victor Hugo 中文譯爲寫俄。只譯其姓 Hugo 而未譯其名 Victor (維克托爾)。以寫俄音譯 Hugo。實相差太遠。近年有人以雨果音譯之。鄙人對字面雖不以爲甚佳，但對譯音確認爲與法文原音近似，此文中仍沿用寫俄譯名者，因此譯名在近二三十年內，已爲國人所認識。再中國文藝社主辦之「文藝月刊」第七卷第五期(二十四年五月出版)，載有「雨果紀念特輯」，有許多寶貴之文字，可作研究雨果之良好參考。

(2) 此劇改譯後於五月一日至四日由國立戲劇學校在首都公演四日。此爲公演後之修正本。

(3) 無論私人或團體主持公演此劇須向改譯者徵求同意。

張道藩

劇中人物表

(以發言先後爲序)

狄四娘 (女戲子)

項吉隆 (督軍)

狄德甫 (眞名丁紹元因冒稱狄四娘之兄弟故用此名)

賈義 (德甫之友)

伍木鐸 (偵探)

戴士嘉 (督軍府衛隊長)

蘭兒 (姐麗之婢)

福兒 (姐麗之婢)

白姐麗 (督軍夫人)

馬弁

花匠甲

花匠乙

僕人（狄四娘之男僕）

衛隊（未出場只在內面）

背景：天津

時代：北京政府時代

第一幕 督軍府內花園 晚上

第二幕 督軍夫人臥室 同日夜裏

第三幕 與第二幕同 次日下午

第四幕 狄四娘臥室 同日夜裏

本劇曾於民國廿五年五月一日，二日，三日，由國立戲劇學校學生在南京香鋪營中正堂劇場第一次上演。茲將當時導演者及扮演者姓名附印於左，以留紀念。

導演者：王家齊先生（國立戲劇學校專任導師）

劇中人及扮演者

狄四娘

葉仲寅

項吉隆

張樹藩

狄德甫

嚴恭

賈義

羅明

伍木鐸

余師龍

戴士嘉

凌頌強

蘭兒

鄭挹英

福兒

何德璋

白姐麗

夏易初

馬弁

黃海

花匠甲

文治平

花匠乙

賈耀愷

狄宅僕人

蔡極

督軍府衛隊

錢銘秋

郭壽定

洪虹

第一幕

場上設一個大廳外面的花園。廳中正開堂會。燈火輝煌，笙歌嘈雜。廳有一大門，通花園。大門前有石階，石階之左右各設一長凳。距凳不遠處樹影中，有一人熟睡。廳後隱約見叢樹。一輪淡月，懸照天空。大廳另有一側門，時時有人來往。狄四娘豔妝與督軍項吉隆同由大廳內出來，共坐門外左凳之上。熟睡者名伍木鐸。身旁置一三弦。鼾聲隆隆，睡興方濃。

狄

大人，你是一個有權有勢的督軍，這一省人的生命那一個不在你的手裏。人家看見了你，比從前看見了皇帝還要害怕。祇看你每一回出門的時候，不管經過大街小巷關門的關門，讓路的讓路。就是躲在屋裏的人，也一個個嚇得索索地發抖。咳！可憐這裏的人，看是沒有用！要是我們南方的人，就大不相同了。你如果伸出打人的手來，這裏的人祇會捧着紙，我們南方人，就要咬了！（項聞言作驚訝狀）大人，我說這話，不過就一般的人來說，你不要害怕，我不會咬的！呃！對了！我覺得你這個人很奇怪。你既然說一心一意的愛我，爲什麼爲了你自己的夫人又常常吃醋呢？

項

姑娘，你還不知道，我爲你也常常吃醋的。

狄 呵呀！你不應該說這種話。我的身體又不屬於你，你那裏有吃醋的權利呢？我現在雖然做了你的情婦，倒底是有名無實的，你心裏總該明白。

項 （不很高興聽此話）好了，好了，不用說了！（稍停轉爲較高興的口氣）姑娘，你看今兒晚上的堂會倒也十分熱鬧。

狄 可不是嗎？今兒晚上大家都要我想法子討督軍大人的歡喜。照他們看來，我是個女戲子，是應該替人解悶兒的。卻是今兒晚上我費了許多心血，唱了許多好戲，不但沒有賺得你一點笑容，好像反引起你的心事來了。（獻媚的）來吧！笑一個吧！

項 好，我笑。（苦笑）妳說我有心事，妳倒猜着了。（想一想）妳說跟你到這裏來的那個青年是妳的兄弟。是嗎？

狄 是呀！他是我的兄弟，怎麼樣？

項 剛才同着妳兄弟到這裏來，跟他講話的那個，他是誰啊？

狄 那是我兄弟的朋友賈義。

項 妳兄弟叫甚名字？

狄 他叫做德甫。我至少也告訴過你十來次了，妳怎麼總問呢？

項 好，姑娘，請妳原諒！從今以後我再不敢問妳了。我想着妳昨天扮演「貴妃醉酒」的時候，真做得風流綺膩。幾乎沒有把觀衆的魂靈都勾了去！這裏的人不知道有什麼福

分，得着妳這樣一個仙女一般的人，來飽他們的眼福。那一個不拍掌叫好呢！祇是可憐我這個癡心人。聽着千人萬人的拍掌聲，一面雖然替妳高興，一面卻不知什麼緣故，好像聲聲都打在我心上，隱隱的作痛。眼睜睜看着幾千幾萬雙眼睛，釘住着妳那可愛面孔。我的醋火少說也長了百來丈高哩！哦！四娘我又想起來了，剛才站在門口那個人，他又是誰呢？

狄 （微笑）「姑娘，請妳原諒，從今以後我再不敢問妳了。」這話是誰說的？好！好！好個「再不敢問」了。老實告訴你罷，他就是戴士嘉。

項 那不是我的衛隊長嗎？你跟他說些什麼？

狄 （假生氣）你真麻煩死人了！我不告訴你，你會怎麼樣？難道你不許我有竊祕的事嗎？

項 （項作懷疑發急狀，注視四娘。）四娘：：妳……

狄 大人，你不要着急。看你也怪可憐的，我把真話告訴你罷。你雖然跟我要好了許久，可是我的家世，恐怕你還不很明白呢。我本來是廣州一個窮人家的女兒，我的娘很年青的時候就做了寡婦。說起來真教人傷心。可憐她一身無依無靠，全靠帶着我沿街賣唱，賺幾個辛苦錢過活。娘兒兩個，窮年累月的都是過這種眼淚洗面的苦日子。那裏知道老天爺還不可憐我們，有一天，我娘在街上唱着一支小曲子，原來是革命黨們做來取笑北京政府的。可憐我的娘那裏知道，一心一意只想討人歡喜，想多弄幾個錢，

倒格外的高聲唱了起來。說也巧極了，正在那個當兒，恰巧遇着縣官路過聽見了。把我娘恨恨的看了幾眼，就吩咐他的衛隊把我娘抓住。硬說他是宣傳革命。立刻要拿去槍斃！（頂驚呀）大人，你想那些人還有甚麼理可講的？祇聽見一聲「抓起來」！就如狼似虎把我的娘綑綁到殺場去了。那時候我的娘沒有法子解說，祇抱着我放聲大哭。她手裏拿着一座觀音，這座觀音背面還刻着我的名字。我那時才十五歲，眼睜睜的看着人家要殺我的娘，說也說不出，喊也喊不出，哭也哭不出，呆呆的站着不敢動。顏色也漸漸變了，好像在夢裏一樣。四圍看的人也靜悄悄的，不敢出聲。大人，你想這不是絕望了嗎？誰知道正在這個緊要關頭，忽然看見縣官身旁站着一個嬌嬌滴滴的小姑娘。看去，大約是他的女兒。那位小姐倒動了慈悲心。跪在縣官面前哭着替我娘求命。不想縣官居然答應了，立刻把我的娘放了。我的娘感激這位小姑娘救命之恩，當時就把那座觀音送給她。對她說道：「貧婦沒有甚麼報答救命大恩。請姑娘留下這座救苦救難的觀音。將來或者能夠替貧婦報恩哩。」如今我的娘死了。我已經成了一個有錢的人了。祇是心裏總忘不了那位救我娘的小姑娘。所以總想再見她一面。料想她現在，或者已經嫁人了。俗語說，貧富無常，保不定她此刻也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聽說那一個縣官是個北方人，後來回到北方來了。所以我這幾年來到了北方，不管走到那裏。總託人替我四處打聽。希望有一天找着了，我還要送她一萬塊錢，表示我沒有忘恩。

的意思。（稍停）剛才在門口跟戴士嘉說的就是這話，並沒有別的。你現在完全明白了。你應該心滿意足了。

項 啊呀！一萬塊錢！妳找着了真給她嗎？

狄 不要說這點錢，就是要用我的性命去報答她也肯的。

項 妳就找到了，又怎麼能夠認識她呢？

狄 她有我娘的那一座觀音。

項 哼！祇怕她老早已經丟了。

狄 哦，不會！那樣得着的東西，那裏會隨便丟了呢？

（正說到此，項忽見左凳熟睡之伍木鐸。作慌張狀）。

項 那邊有個人，他是誰？

狄 （狄四娘狂笑。）大人，你真好笑！我知道那裏有一個睡覺的人，什麼也值得這樣大驚小怪的？那是可憐的伍木鐸。

項 伍木鐸是個甚麼人？

狄 甚麼人？他是個男人，正像我狄四娘是個女人一樣。大人，你看他身邊不是放着一架三弦嗎？他是個琴師。我的朋友馬克文先生新近給我一件奇怪的東西，就是教他送來的。有這樣的事嗎？

狄 怎麼沒有？

項 他送了你一件甚麼東西？

狄 那件東西真奇怪。一個小盒兒，盒裏裝著兩個銀瓶：一個是黑的，一個是白的；白瓶裏是迷魂藥，吃了它就像死了一樣的睡去，足足一天一夜不會醒過來，黑瓶裏卻是很凶的毒藥，到口就氣絕了。這是馬先生送給我預備用的。馬先生信裏也提到這個人，說他是個不懂世務的傻瓜。他到這裏差不多半個月了。餓了就吃，乏了就睡。高興起來彈彈弦子唱兩句，像我娘從前一樣的賺幾個錢用用。他是從北京來的，不久又要回北京去了。我看見他怪可憐的，隨他要留就留，要去就去，也不去管他。今天我們的堂會開了這麼大半夜，大約他也覺得膩了，所以躲到這裏來睡的。大人，你怕什麼呢？你能替這人擔保嗎？

狄 大人，你真笑話了。這是個傻瓜的琴師，又是睡着的人，怎麼就把你嚇得這個疑神疑鬼的樣兒呢？你到底是在吃醋呢？還是害怕呢？

項 都有些兒。

狄 要說吃醋，那我是明白的。你常常監視着兩個女人，生怕被人家奪了。但是你怕什麼呢？你是這裏唯一有權有勢的人，難道還怕別人嗎？

項 (項移身近狄四娘。附耳語之。) 四娘，你不知道啊！你只以為我是這裏的督軍，卻不